

今年「台灣月」的又一重磅演出，帶來當代傳奇劇場的《等待果陀》。這齣吳興國創作於2005年的劇作，嘗試用京劇的手法詮釋貝克特筆下的荒誕經典。劇中的兩位主角以丑角形象登場，將渾身功夫展現得淋漓盡致，卻又不斷挑戰、突破行當的限制，在精彩紛呈的對手戲中，讓觀眾感歎，原來「果陀」還能如此「等待」！

文：文匯報記者 尉瑋、朱慧恩 圖：當代傳奇劇場提供

吳興國 × 盛鑑 京劇如何「等待果陀」？

配合時代理解劇本

曾有這麼一個玩笑：一百個人看過《等待果陀》，一百個人都會睡着。從觀眾的角度出發，這睡着是因為《等》中無疾而終的故事情節令人一頭霧水，而從劇場人的角度出發，這個看似無厘頭、不知所云的劇本背後所帶出的精神層面之大，才是令他們望而卻步的地方。吳興國亦坦言挑選劇本時看過六七個版本的譯本，看了十分鐘，就想睡覺了。「這類戲確實是艱澀難懂，我們思考如何演好這齣戲時，『連貫性』是重要的考慮因素，即如何既能做到表現角色身上的喜劇性，又要帶出故事蘊含的哲學性。我們看了很多翻譯版本，才整理出理想的表演形式。」吳興國說。

多年來《等》的評價兩極化，有人認為它牛頭不對馬嘴，亦有人認為它是法國荒誕劇的傑作之一。要弄明《等》，確是需要結合當年劇本創作的時代背景及貝克特的個人經歷來看。貝克特生於愛爾蘭一個虔誠基督教家庭，出生沒多久，便碰上第一次世界大戰；長大後，思想成熟了，欲想闖一番事業時，又不幸地碰上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所以他在創作時便很自然叩問生命的意義何在？「那個時代很多戲劇家都走荒誕劇場路線，我認為這跟戰爭有關，大家都在拚命地逃命，等到戰火停了，生命一大半時間都過去了，他們眼中的生命沒有一點價值，甚至連普通的動物和植物都比不上。」吳興國說。

生命的意義究竟何在？人世間有因果循環嗎？Godot，中文譯作「果陀」，除了以譯音出發外，「因果」與「佛陀」，這是吳興國對譯名所賦予的理解。「東方人會說因果循環，而因果當中便包含了良知、信仰、道德，這可聯想到貝克特的信仰。至於陀，往不好的講，就是一個人駝背，所謂的駝背，可引申為包袱，就像耶穌基督扛着十字架，佝着人類的冀望。佛陀也代表着釋迦牟尼，所有信佛的人都在追求最內在的承擔，那就是良知與道德。」有人窮一輩子氣試圖理解果陀，但貝克特並未在劇中詮釋「果陀」，而他本人亦不願意為「果陀」下定義。如果「果陀」是內在的精神追求，那吳興國則

認為「等待」才是當下的意義。「等待是我們一生的命題，人一出生，便在等待。人沒法永恒不滅，那只好等待。然而在當下的科技時代，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個體，我覺得等待果陀的真正意義不是等待，而是要把握當下。」

用京劇詮釋荒誕有何不可

2005年，吳興國用京劇來詮釋《等待果陀》。在那之前，他已經有了令他聲名大噪的《慾望城國》與《李爾在此》，他對京劇前途的破格思考，對西方經典的大膽改編都令他在京劇圈中備受爭議，一度被推向風口浪尖之上。在他嘗試將古老傳統的京劇與西方當代經典相連接的努力中，《等待果陀》顯得很特別。京劇給人一向印象，是滿、是鬧，是人間濃烈煙火氣；貝克特筆下卻是那麼空、靜，是精準、凝鍊到極致的抽離。用京劇來演充滿哲理的荒誕劇？你讓演員那十八般武藝如何安放？難怪《等待果陀》初創時，台灣劇場大師金士傑也曾笑稱：「唔，吳興國吃錯藥啦，竟然敢在太歲爺頭上動土！」

吳興國卻覺得，為什麼不能做？「我們如果在20世紀沒有做，難道在21世紀還要限制自己嗎？哪怕失敗了，也要做！」誰知才去談版權，就被當頭澆了冷水。對方一聽是京劇，立刻想到鑼鑼鑼、噹噹噹，吵鬧的鑼鼓聲，便提出不准使用任何音樂。吳興國理解對方對貝克特風格的堅持，但當下仍是為難。京劇是唱念做打，很熱鬧，沒有鑼鼓點，如同自斷雙手雙腳，豈不是要變話劇？後來演員們想到，京劇的排練中也是沒有音樂伴奏的，全靠老師的人聲將鑼鼓變成符號，於是演員們便用排練的方式來演這個戲，加入大量的肢體動作，並把獨白唱起來。

但劇中並非所有台詞都適合唱起來，其中那牛頭不對馬嘴的碎碎唸台詞更是既令演員「頭痛」，也令觀眾費解，而要把這些聽來毫無意義的台詞改編成京劇充滿詩韻味道的唱辭，則更是難上加難。在吳興國看來，《等》的台詞中既有低下階層式的通俗，也有突然的高尚心靈呈現，兩者

反差極大，故對於兩種台詞，各有處理手法。「既然有的對白通俗，有的對白高尚，那我就索性把它玩起吧，令觀眾較容易接受。對於通俗而無聊的部分，我偏向以話劇的手法呈現，令演員容易溝通；對於昇華至心靈層面的台詞，則直接把它唱出來。」

重重限制，卻激發出對傳統的思考和對行當的創新。最後呈現在台上的，是傍晚小坡前的兩個丑角流浪漢哭哭啼啼，他們正等着那不知道何時會來的果陀先生。為了打發無聊的時光，兩人你一句我一句，插科打諢，一切都看似沒有意義……一天過去了，他們繼續等待……

走京劇這條路也如等待果陀

除去用京劇來展現貝克特的筆下意境，《等待果陀》最吸引人的，還有演員間的火花四濺。台上的主角兩人，飾演哭哭啼啼的盛鑑與飾演啼啼的吳興國年紀相差20歲，卻一來一去，旗鼓相當，二人的一身功夫更是看得人好生過癮。「我們學京劇的，靈魂中被刻印的都是老靈魂，我17歲時就長現在這樣了。」盛鑑笑着說，「可是我們雖然學的是很老的東西，心態卻總像小孩子一樣，吳老師也是這樣。」排練場上二人也沒有包袱，遇上問題互相爭論噲聲，「純藝術創作，拋去了師徒關係。」

距離《等待果陀》首演已有十多年，盛鑑說每次重演，都更添感觸。「直到今天，貝克特劇中所講到的東西仍然深深觸動我們。放眼天下，皆是他所講到的問題。就好像人生在世，你逃不過。人生生活在土地上，有很多的無奈，你要面對這個無奈，可又不能真的把它當作無奈，而是要勇敢積極地活着。現在的每個人不都是

這樣嗎？」

對於盛鑑來說，走京劇這條路，豈不也像是「等待果陀」？

他是眷村子弟，從小調皮得家裡管不住，便被送到劇校中軍事化管理。「去了才發現，怎麼那麼苦！」每天早上5:20起床，晚上10:00睡覺，練不完的功，學不完的戲，連去想想自己為什麼入校的力氣都沒有。他自覺度日如年，多次和父母說想要退學，又一次次被勸回。十年後，真到了畢業那天，可以重獲自由了，他卻一下茫然了。「和吳老師所面對的一樣，你會那麼多東西，可出了學校可以幹嘛呢？現在已經沒有人看京劇了，政府不推廣，大環境又在說本土化。我學傳統的，這個本土化好像離我很遠啊。」

沒有答案，只有跟着「撞」。他加入當代傳奇，開始接觸現代劇場，做京劇創新，心中卻有一股力把他往回拉。「傳統好不好？太好了！可是那麼好怎麼沒有人看？我每天都在問自己。這是沒有答案的事情，就像『等待果陀』。他們想當流浪漢嗎？不想。想遇到戰爭嗎？不想。他們還是想着果陀可以來帶他們去天堂，可是他沒有來。怎麼辦？人生就是這麼回事，每天茫然每天過，可是它總有一個道理在那邊，會有一個希望，一個目標引領你過去。」

十年的基礎支撐今日的「棒」

多年後，他懷揣着京劇給他的一身功夫，打入劇場界，又闖入電影界，回看當初，彷彿才更領會到那點「道理」是什麼。「當時一股熱情想要創新，有時忽略了傳統的繼承，後來發現問題了，我開始問

自己，我的成就從哪裡來？我在現代劇場做創新京劇，大家都說『你好棒！』有那麼好嗎？我會想。我們明明是很志志地去做，明明都是在實驗，如履薄冰，不知道未來是什麼，怎麼會好？後來我發現，是我的傳統幫助了我。是那十年的傳統基礎教育，那十年我每天都想逃離的教育幫助了我，讓我可以有這麼豐富的想法去放到現代劇場裡面。金士傑老師曾經對我說：『盛鑑，我發現你挺有點小奸小詐的。這個就是劇場應該有的，我給一個東西，劇場人可以給我三個反應，我覺得了不起了，你們京劇人一下給我七個，哇！』從他的話中我就知道，這些東西不是我憑空想出來的，而是我在傳統中反芻出來的。」

老祖宗的東西好，可要怎麼傳遞給現代觀眾？「要利用現代的語彙把傳統的元素放在裡面，用轉換的方式來告訴觀眾。」盛鑑說，「就像你看《等待果陀》，裡面很多現代的東西，但是骨子裡面我們是傳統的東西。你懂的人看到我們的四功五法在裡面，不懂的人就會看到插科打諢好好笑。可是這些裡面都有，觀眾都能接受，我覺得這是一條路。」



《等待果陀》 攝影：郭政彰



《等待果陀》
時間：11月17日至18日 晚上7時30分
地點：葵青劇院藝藝廳



敢觀舞台 文：聞一浩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《睡蓮》與觀眾一同尋夢

當我準備提筆去寫本地編舞徐奕婕《睡蓮》的評論時，隨機按起的歌曲，一連兩首都跟夢有關——《夢中人》與《夢遊》，夢的確是我們創作的一大靈感源泉，而徐奕婕的《睡蓮》，以睡與蓮入題，實則說夢。花是徐奕婕喜愛的編作題材，夢是人類潛藏慾望的顯微鏡。然而當下社會似乎已不鼓勵大家尋夢，忙碌的生活也不容大家有夢。徐奕婕嘗試為觀眾提供了一個尋夢的環境，透過聲音、身體動作和燈光，邀請觀眾與舞者一同入夢，尋找那潛意識內的空間與思緒，再反省當下。形式和構思有趣，演出也有些詩意的段落，但一些細節尚要調整。

製造平靜尋夢空間

《睡蓮》宣傳資料上提及觀眾須脫鞋及席地而坐，甚至穿上睡衣，已叫人預視這不是一場你演我看的傳統演出。觀眾入場前脫鞋及放下隨身物品，然後獲派一副耳機，再進入演區。葵青劇院黑盒劇場內，幾張床褥或墊或臥地散落演區四周，猶如偌大的睡房，也或者是個寧靜的湖泊，水床恍如飄浮在水上的蓮花，載承着一眾觀眾探知演出的慾望，三數工作人員提示觀眾可任意坐下或閒逛。

演出採用近年頗流行的滲入/體驗劇場(immersive theatre)模式，觀眾構成演出的部分，甚至參與演出的過程，形成一種切身的體驗而非只看別人的遭遇。一開始耳機傳來搖籃曲的音樂，以及重複播着一個女子在問觀眾昨晚睡得如何，有沒有發夢等，配上柔和的燈光，的確叫人進入平靜的狀態，甚至有一

《睡蓮》劇照
攝影：Hong Yin Pok



夢般叫人心緒不寧。

不過，未知是自己曾參與試演，已略知這段落的發展，還是今次自己是帶領的其中一個，以致少了對未知與黑暗的惶惑和不安。而最後夢醒，卻發現舞者已在床褥之下。舞者一直為觀眾呈現不同的狀態，直至尾聲。聲音將觀眾引向湖泊，舞者化身水底根莖，隨水飄移，觀眾由看他們失眠尋夢到一同走進睡眠/睡蓮的狀態。細緻的動作，些微的移動，這一段睡蓮舞彷彿是以身體寫詩，意涵豐富。儘管三舞者的動作並不一致，能量也有不同，卻又有諧協的感覺。

《睡蓮》是徐奕婕第二個長篇作品，回想首個長篇《乾花》，除了同樣跟花有關之外，還一樣是嘗試在劇場內營造一個環境劇場的場景。這可能跟她對環境舞蹈的喜愛有關。儘管細節仍未理順，內容層次也可加強，但這次對劇場的空間、聲音、觀眾與表演者的關係等形式的探索有趣，期待日後再有發展。

週末好去處

觸——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2017

香港文化博物館自2001年起舉辦「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」，至今已屆第六屆，透過三年一度的比賽、展覽和研討會，記錄當代國際海報設計的發展進程，並展示及收藏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作品。比賽按照國際設計社團協會的規則和指引進行，今屆三年展以意識形態、文化活動推廣、商業與廣告及專題——「觸動」四個組別公開徵集作品，收到來自42個國家及地區共2,052組海報作品。由五位國際知名的設計師組成的評審團，包括挪威的謝爾·艾康、日本的服部一成、



香港的李永銓、德國的艾麗安·施帕尼爾以及瑞士的尼勞斯·特羅勒，從芸芸參賽海報中選出了191組入選及得獎的作品，呈現來自不同國家及地區的設計師如何以各具個性、多樣化而有趣的

的演繹手法，在海報中展現獨特的面貌。各評審亦慷慨捐贈自己設計的海報，以供展覽及博物館收藏，讓觀眾可以同場欣賞到大師的作品。

時間：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3月26日
地點：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樓專題展覽館三、四及五

太空聖誕奇幻之旅

ic商場將呈獻「Christmas in Space」，帶來以太空為主題的聖誕嘉年華。「Christmas in Space」由一系列互動機械裝置組成，創作靈感源於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，設計充滿當時的藝術、電影、玩具和建築元素。你可以與聖誕化身成聖誕飛船船長，在位於商場中庭的聖誕太空嘉年華基地「Christmas Station 聖誕指揮站」駕駛火箭飛船探索場內琳琅滿目的星空裝置；擊打「High Striker 能量穿梭機」把聖誕太空人送上星球，登上「Santa's Rocket 聖誕老人飛船」漫遊星際，一同展開洋溢濃厚節日氣氛的奇幻太空之旅，親臨「Your Face in Space」太空攝影館，記錄這



難忘的太空歷險旅程。亦可化身太空人，在浩瀚的星際中與聖誕合照，再把相片及動畫短片帶回地球，在社交網站與親友分享。同時，你更可透過捐款港幣50元予香港救助兒童會，將照片製成獨一無二的太空肖像襟章，成為這趟太空之旅的印記！

日期：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1月2日
地點：ifc商場